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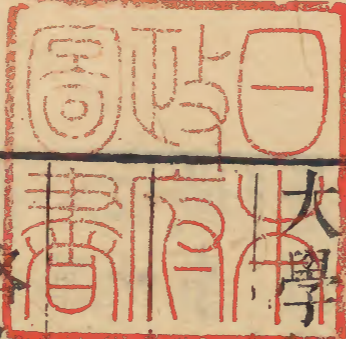
十九之廿肆

義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57
冊數	42 (5)	
函號	別 21	1





大學衍義卷之十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初高齊之末有魚龍山車等戲謂之散樂隋高祖受禪命牛弘定樂非正聲者悉放遣之煬帝以啓民可汗將來朝啓民可汗突厥之君也欲以富樂誇之太常少卿裴蘊希指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寸

品以下至庶人有善樂者皆直太常於是四方散樂
大集東京閱之於芳華苑積翠池其後悉配太常置
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西域諸胡多
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
畧諸商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上及庶人儀
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且言諸國竝因
商人密送誠欵願爲臣妾若服而撫之渾厥可滅謂
谷渾突厥戎夏可壹帝大悅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
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吐谷渾易可并吞帝於
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

咸以委之以矩爲黃門侍郎復使至張掖引致諸胡
陷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經
郡縣疲於送迎糜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
於亡皆矩之倡導也

御史大夫裴繼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善候伺人
上微意所欲罪者則曲法煨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
從輕典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蘊甚機辯言若縣
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時人不能致詰

初內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學有盛名久當樞要煬帝
卽位道衡上高祖文皇帝頌上覽之不悅曰道衡致

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

魚藻大雅篇名刺幽王思武王

將置之罪會

議新令不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歿令決當

久行

頰者文帝賢相煬帝殺之

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推之裴

蘊奏道衡負材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

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

令自盡天下寃之

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

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自非奉國盡心孰

能如是是時矩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

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

寵述善於供奉容止便辟侍衛者皆取則焉郭衍嘗

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益以為

忠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帝曰比從來少幾何

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

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在汜

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

乎比見奏賊多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特剪除又

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而

罷後又問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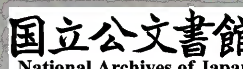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彼喜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帝不懼。威出。御史大夫裴縕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多姦。言老革猶言老兵。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人誣奏威罪。令案驗。獄成。除名為民。

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州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以聞。帝歎

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煬帝既幸江都。以其子越王侗為東都留守。東都洛陽也。李密帥眾逼東都。李密。叛臣也。隋兵拒之。敗走。密移檄數

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眾百萬。圍逼東都。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



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為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為比親黨憑之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密為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群臣表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壞皆德彝所為也

後宇文化及等反弑煬帝虞世基裴綱亦被殺

臣按隋煬不道罪浮於紂而蘊矩世基諸臣則

其飛廉惡來也然今考之蘊等所以眩惑其君者初亡他技一惟逢迎上意而已知帝之耽嗜音樂也則請括天下散樂百戲集于京師樂工至三萬餘人於是帝之心蕩于鄭衛哇淫之聲而流連酣宴無有窮極矣知帝之好大喜功也則謂西域諸國富於珍寶請招而誘之使入朝觀而渾厥可平於是帝之心慨然欲為秦皇漢武之事而中國疲弊日趨於亡矣知帝怒薛道衡進頌有諷刺之意則組織其罪曰原其情意實為悖逆帝果悅之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以

其能去已所惡也。知帝之怠於政事也。則勸五日一視朝。曰無効。高祖空自勞苦。帝果悅之。曰。惟有郭衍。心與我同。以其能順已所欲也。其後盜賊四起。知帝之意。尤所惡聞。則四方表奏。抑而不達。曰。天下何處有多許賊。曰。鼠竊狗偷。行且盡殄。於是帝惑其言。發怒於蘇威。致疑於楊義臣。切齒於元善達。而賊益猖熾。不可復制。不一二年。隋遂以亡。原諸人之所以爲此者。欲以保有寵祿爾。而不知國事旣敗。身無處所。何寵祿之可保耶。卽數人而論之。虞世基者。又姦之首。佞之魁也。故魏徵嘗曰。梁武偏信朱异。以致臺城之辱。隋煬偏信虞世基。以致江都之禍。夫二君之所以信之者。由其能適已之欲也。孰知其所以適已者。祇以禍已歟。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言至論。徃徃逆人主之心。然揆之理而得。則雖忤意而當從。姦言邪說。徃徃順人主之志。然揆之理而悖。則雖合意而當察。人主知此。則揣摩之姦不得售。而窺伺之計無所施矣。

唐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

昭儀。婦官名也。武氏事見后德篇。

大臣切

諫禮部尚書許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賸

獲十斛麥。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

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

王后。高宗元妃。

敬宗請削后家

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

代王。武氏所生。故敬宗請立為太子。

帝得所

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闕。俄拜侍中。進中書令。

侍中。中書。皆宰相官。

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鉗戾能固位。以

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梁王。

即太子忠也。廢為

梁王。又殺之。

長孫無忌。上官儀。

瑗。濟。遂良。無忌。皆當時賢相。諫高宗立武

后者也。儀亦近

得罪于武后。朝廷重足事之。威寵熾灼。當時莫與

比。

臣按。敬宗陰揣帝私。使其君廢正后。易太子。殺

顧命大臣。一舉而夫婦父子君臣之綱皆絕。高

宗悅之。命以為相。其後武氏得志。改唐為周。太

宗子孫屠翦幾盡。禍亂之酷。古所未聞。由高宗

以色為悅。而敬宗逢迎之也。田舍之語鄙陋甚

矣。而高宗乃以是定議者。由其合意故也。意有

所偏。則姦邪得乘之而入。可不戒哉。

高宗之為太子。李義府為太子舍人。嘗獻承華箴。末

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又

諂事太子。而文致若讜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

臣按。姦邪巧人。其品非一。有言行俱邪者。有以

正言飾邪行者。言行俱邪者。其惡易見。以正言

飾邪行者。其惡難知。義府以諂事太子。而獻箴

之言。乃近於正。此姦邪之尤者。若徒以言取之。

豈不誤哉。故聽言觀行者。聖人垂世之大法也。

高宗立。義府遷中書舍人。為長孫無忌所惡。奏斥壁

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

敬宗甥。多智善揣事。因曰。武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為

后。畏宰相議。未有以發之。君能建白。是轉禍為福也。

義府即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

珠一斛。留復侍。武后已立。義府與敬宗等相推轂。濟

其姦詐。棄骨肉大臣。故后得肆意攘取威柄。天子歛

衽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

于心。著。直略反。謂其姦惡根著于心也。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

府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未幾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唐宰相名也。後又主選事。無品鑿才。

谿壑之欲。惟賄是利。母妻諸子。賣官市獄。門如沸湯。

臣按。義府以姦言易一身之富貴。而賣唐家之

社稷。吁可畏矣。史氏形容其情態。至今猶可想

見夫柔媚之人。天資陰險。未有不害物者也。故孔子欲見剛者。而遠佞人。蓋剛則果於為善。而佞則忍于為惡。惟人主以孔門之法為取人之方。庶乎免於佞柔之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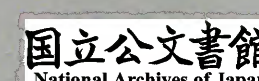
玄宗時。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愛尤盛。壽王瑁。惠妃所生。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為萬歲計。妃德之。會韓休薦林甫有宰相才。妃陰為助。即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臣按女子小人。其類同者也。故外廷姦臣多倚宮掖以自固。而宮掖亦或結交於外廷以自助。

此林甫所以願自效於惠妃。而惠妃之所以薦林甫也。

皇太子瑛。鄂王瑑。光王瑤。三人皆元宗子。被譖。帝欲廢之。張九齡切諫。九齡時賢相。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人何與耶。

臣按天子以四海為家。凡中外孰非家事者。而大臣天子之家老。凡中外事。亦無不當與者焉。自李勣以此言贊高宗。廢王后。以自結於武氏。林甫劾之。又以此言贊明皇。廢二子。而自結於惠妃。事見後齊家篇。姦臣用心。欲逢其君之惡。而杜絕



諫者之言。故進斯語。自是事關宮掖。人臣有議及之者。人主必拂然曰。此吾家事。爾外朝臣何與焉。於是外官宮妾。始得以擅其斷制之權。而外廷無敢爭者。其開端自勣與林甫始。蓋萬世之罪人歟。

開元中。玄宗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耀卿亦時宰相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帝後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者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

臣按。天子之行。千乘萬騎。其所經歷。豈無所妨。裴耀卿等請俟農隙。是也。而林甫覘知帝意。亟欲還都。對同列而言。又懼為其所折。於是陽蹇在後。而獨進迎合之說。其所以為是者。欲諂玄宗而排耀卿爾。玄宗果為之大悅。耀卿亦以是罷去。姦人情態。著在史冊。至今猶在人耳目。吁。可鄙哉。

始張九齡由文學進。九齡當時賢相。守正持重。而林甫為人。特以便佞。故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勣。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

邊將一上最豈可遽議最謂功伐也。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默。還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

臣按。汲黯嘗與公孫弘約共爭事。至上前而弘背之。黯斥其懷詐面諛。林甫之背九齡。亦猶弘之背黯也。故黯九齡坐是廢斥。而弘與林甫皆得志而柄任焉。其曰天子用人。何不可者。亦猶前所謂天子家事。外人何與。凡皆導人主以自

專而勿卹人言也。夫用人得失。治亂所關。不幸而失。大臣所當正救。而謂惟其所用。即無不可。則前古帝王。何不每事自用。而乃置諫爭輔弼之臣。以自繩約耶。自昔小人順承其主。則曰天子所為。何所不可。激怒其主。則曰貴為天子。不得自由。凡若是者。皆伐國之戈矛。而迷主之醜毒也。故林甫之言入。而九齡罷。而治亂分。其效蓋可觀矣。

張九齡罷。林甫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皇太子瑛等也。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理獄殺氣盛。

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刑。歲纔五十八。而鳥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而帝推功大臣。封林甫晉國公。

臣按。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明皇一日殺三子。此何景也。而羣臣乃以幾致刑措。賀在昔成康之世。曷嘗有此耶。是直以帝為盲聾。罔之以非其道也。明皇誠反而思之。吾有子不能自保。使臣下得譖而殺之。彼鳥鵲乃安其巢。是以天子之子。欲為鳥鵲。不可得也。則必赫然震怒。罪羣臣之欺罔者矣。然林甫之輩。

敢於為此者。度帝之聰明已衰。方愛悅諛佞。必不能察其欺罔。故也。明皇果喜而賞之。林甫於是時必自喜其謀之中。而竊笑帝之易欺。姦諛蒙蔽愈無所忌矣。臣前論石顯之料元帝無一人不中。林甫之於明皇亦然。故為人君者。必有以保養其聰明。使佞邪小人不敢有所侮而動。不然。未有不為其所玩者。

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而帝意自屬忠王。忠王名瑛。即肅宗也。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

覆其家以搖東宮。又因柳勣上杜良娣父有隣變事。欲以及太子。皆不果。未幾使濟陽別駕魏林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欲擁兵佐太子。林甫曰。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兒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耳。林甫數危太子。太子自以謹孝聞。內外無基。基。間也。故飛語不得入。

時楊國忠為監察御史。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以國忠怙寵搏鷲。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建繫連年。誣蔑致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

臣按林甫之所以相者。賴惠妃之助也。故前殺三子。後傾忠王。凡皆為壽王地也。幸明皇之意。堅定不移。然猶三興大獄。必欲動搖而後已。蓋肅宗之立。出於上意。已不得攘以為功。壽王立。則已與惠妃中外相倚。富貴可以長保。林甫之賊心如此。幸肅宗無過可指。而東宮之位不搖。異時中興帝室。卒有賴焉。殆天意相唐。使林甫之計獨弗售于此也。不爾。殆哉。

林甫善刺上意。刺。猶探也。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獸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養君欲。自

是深居燕適沈蠱衽席主德衰矣林甫每奏請必先
餉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饗夫御婢皆所欸
厚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

臣按林甫善刺上意卽石顯之能探人主微指
也善養君欲卽趙高之勸二世肆意淫樂也餉
遺左右卽寒浞之行媚于內王莽之事旁側長
御也答者姦臣各工其一而林甫獨兼焉是合
石顯趙高寒浞王莽爲一人也唐室由是幾瀕
于亡推原其始由明皇之心先蕩故林甫得以
入之也人主誠能虛懷無我虛靜少欲嚴內外

之防杜私謁之禁雖有姦臣豈能售其之哉禮
曰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夫惟一正可以御衆
邪此人主守約之方也

時詔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對
詔或斥已卽建言士皆草茅未知禁忌徒以狂言亂
聖聽請悉委尚書省長官試問御史中丞監總而無
一中程者林甫因賀上以爲野無遺才

臣按明君在上必廣至正之路以招賢能闢四
達之塗以徠忠讜則上無壅蔽之患而下無遺
逸之嗟此國家之利而非姦邪之便也蓋賢材

進則已無所容。言路開則罪無所隱。故林甫於此曲爲之沮梗焉。旣以尚書長官試問之。又以中丞監總之。雖有忠賢。何由獲進。宜其無一中程者。而林甫方以野無遺才。賀其敢於欺罔。豈不甚哉。

咸寧太守趙奉璋得林甫二十餘條。將言之。林甫諷御史捕繫奉璋。劾妖言抵忤。

臣按姦臣之顯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之權。而去其異己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爲御史者。必皆其黨者矣。故明君在上。旣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爲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林甫爲相。凡才望出已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啗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按轡

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深歎其蘊藉。林甫嘗厚以金帛賂上左右。上舉動必知之。乃召絢子弟語曰。尊君素望清崇。今交廣藉才。聖上欲以尊君為之。可乎。若憚遠行。則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選也。絢懼。遂乞賓詹。上又嘗問嚴挺之安在。是人亦可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損之。諭以上待尊兄意甚厚。蓋為見上之策。奏稱風疾。求還京師就醫。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之散秩。使便醫藥。上歎咤久之。以為詹事。

臣按書稱四凶之罪。曰象恭滔天而已。曰巧言

令色。孔壬而已。堯能知之。而舜能去之。所以為聖也。林甫於數者之惡。蓋悉兼之。而明皇不能察者。欲汨之也。詩曰。盜言孔甘。惟言之甘。故人蒙其害而不知。此所以為盜也。林甫之口有蜜。腹有劍。所以為國之大賊乎。傳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使明皇能知苦言之為藥。甘言之為疾。九齡不去。林甫不相。則雖有祿山。能為難乎。故內有衣冠之盜。然後外有干戈之盜。然則衣冠之盜將何以察之。曰。眡其言之甘苦而已矣。蓋未有正人而甘其言。亦未有邪人而能苦其言。

者也。林甫既以此誤其君，又以此誤其同列。盧
絢之賓，詹嚴挺之之養疾，皆以甘言誤之，而實
加擯廢焉。亦猶以甘言誤明皇，陷之於播遷之
辱也。吁，可畏哉。

林甫居相位，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
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為下
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
何所論？君等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
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
臣按：姦臣顯國，必先壅塞言路，使人主惛然孤

立於上，而盲然無覩於外，然後得以恣其所欲，
為大而篡國，小而顯政，無不可者。故正先死而
趙高肆，王章僂而王鳳熾，杜璡斥而林甫橫，為
人主者，可不監哉。

貞觀以來，任蕃將者，如阿史那社尒、契苾何力，皆以
忠力奮然，猶不為上將。皆大臣總制之故。上有餘權，
以制於下。先天開元中，睿宗玄
宗年號若薛訥、郭元振、張說

等，自節度使入相，天子林甫疾儒臣，以方畧積邊勞，
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其權。即說帝曰：「以陛下雄材，
國家富彊，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

先不如用蕃將。彼生而雄養馬上。長行陳天然性也。若陛下感而用之。必先歿。夷狄不足圖也。帝然之。因以安思順代林甫領節度。而擢安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專為大將。林甫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徙。天子安林甫策不疑也。卒稱兵蕩覆天下。王室遂微。

臣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蓋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

取蕃鎮跋扈。動輒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于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于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儒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姦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酷者也。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為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塞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

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

臣按此唐舊史論林甫之語也林甫心迹盡於此矣

楊國忠者太真妃之從祖兄也其妹虢國夫人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

臣按女子小人表裏交煽者危國亡家之本前蓋屢言之矣若國忠者身既用事於外其妹又用事于中宜其能深探動息阿意迎合而帝以

爲能也

國忠爲宰相便佞專徇帝嗜欲不顧天下成敗知帝雅意事邊故身調兵食取習文簿惡吏任之軍凡須索快成其手

臣按明皇前任林甫後任國忠二人之操術略同大抵徇帝之欲而已知帝有意於邊事也則身調兵食任惡吏以掌文簿苟取集事他不遑卹也雖然使明皇無縱欲之念雖姦臣其能窺所欲而徇之乎故曰人君之心正則朝廷百官無敢不正者

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為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國忠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劔南節度李宓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並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

臣按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明皇末年。委政國忠。雲南喪師。至二十萬。而國忠反以捷聞。明皇至是。塊然尸位。猶土木偶人矣。姦臣敢於蒙蔽如此。為人主者。其可不以

天下為視聽哉。

上憂雨傷禾。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傷稼也。上以為然。扶風太守房瑄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

臣按。忠臣之心。惟恐人君不畏災異。魏相之以逆賊風雨告宣帝是也。姦臣之心。惟恐人主知畏災異。國忠謂霖雨不害稼。以欺明皇是也。蓋人主知畏天災。必求已過。必更弊政。必去小人。此忠臣之所樂。而姦臣之所不便也。故其操術不同如此。近世王安石遂有天災不足畏之語。

吁。莫大於天。莫神於天。而猶不足畏。則尊居人上。復何所憚耶。媿天欺君。其罪不在國忠下。可勝誅哉。

安祿山專制三道。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待上晏駕。然後作亂。會楊國忠與祿山不相悅。屢言祿山且反。上不聽。國忠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遂反。發所部兵十五萬眾。以討國忠爲名。上召宰相謀之。國忠揚揚有德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首詣行在。上以爲然。大臣相顧失色。

臣按祿山之所以反者。由林甫養成之。而國忠激發之也。國忠身爲大臣。而激賊使發者。果何爲哉。欲人主信其言之驗。而自保寵祿故也。蓋姦臣之心。苟可以爲己之利者。雖危國家。覆宗社。而不顧。吁。可畏哉。方是時。祿山長驅向關。聲震河洛。而國忠猶進諂言。以惑上聽。其志亦以取悅爾。而馬嵬之變。身首殊分。家族殄滅。寵祿果可保耶。祇足爲姦臣之戒而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十九終

心而固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

宋學士真德秀彙輯

明史官陳仁錫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姦臣

元載在肅宗朝。因李輔國薦擢平章事。李輔國。宦官之用事者。事

見後肅宗潛誅輔國。載預其謀。代宗即位。載權益盛。

又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

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意無不合。上以是愈愛

之。

臣按元載之承意探微卽李林甫之善刺帝意也。先結輔國後結董秀卽李林甫之賂上左右也。姦慝相師不謀而合蓋如此。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來諸司奏事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真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

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託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著司門式曰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道路以目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盡言况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咎林甫雖擅權

羣臣有不諂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它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有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載聞而恨之奏真卿誹謗貶峽州司馬臣按元載之杜塞人言亦林甫故智也顏真卿之論可謂盡其情狀矣後之專政諱言者徃徃習爲蒙蔽雖言官論事必令以橐草先白有去焉有取焉是又祖元載之故智也惟其姦慝之相師是以危亂之相尋嗚呼悲夫

元載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僭侈無度上戒之不悛會有告載圖爲不軌者上命收載賜自盡有司籍其家胡椒八百石它物稱是

臣按忠臣必廉而廉者必忠姦臣必貪而貪者必姦故諸葛亮盡忠於蜀而成都止有桑八百株元載爲姦於唐而胡椒至八百石人主以是觀之可以識忠臣姦臣之分矣

順宗爲太子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帝卽位有疾常深居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以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起居舍人

大抵計事。叔文依任。任依李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
 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
 韋執誼承而行之。執誼以黨任外黨則韓泰。柳宗元。
 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
 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儻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
 之。道路以目。

臣按任文居中用事。內則有宦官宮妾為之表
 裏。外則有士大夫之奸進者為之謀議。此其所
 以能專制朝權也。然推其本。則由順宗深居簾

帷。不與羣臣接。故此輩得以售其姦。故為人君
 者。必體明出地上之象。赫然臨下。則魑魅罔兩。
 影滅跡絕矣。

盧杞。開元宰相。懷慎孫也。懷慎清儉貌醜。色如藍。有

口辯。德宗悅之。擢為御史大夫。郭子儀每見賓客。姬
 妾不離側。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
 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
 吾家無類矣。尋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蕞陋無文
 學。楊炎與同在相位。輕之。多託疾不與會食。杞亦恨
 之。杞陰狡。欲起執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

大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殿學士親任之未幾譖炎罷政事

臣按姦邪之臣將盜有國柄必先引同己者為之黨而去異己者使不得沮吾事則威權悉出吾手矣盧杞之引延齡罷楊炎蓋以此也

初楊炎為相惡京兆嚴郢左遷大理卿盧杞欲陷炎引郢為御史大夫先是炎將營家廟有宅在東都憑河南尹趙惠伯賣之惠伯買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羨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監臨官市買有羨利以乞取論當奪官杞怒貶晉衡州司馬更

召它吏議法以為監主自盜罪當絞炎廟正直蕭嵩廟地杞因譖炎曰茲地有王氣玄宗令嵩徙之炎有異志故於其地建廟炎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縊殺之惠伯貶多田尉亦殺之

臣按姦臣將盜國柄必以殺僇立威杞惡楊炎既譖殺之趙惠伯何罪亦殺之蓋不如是無以張已之權而使士大夫懾服之也是時德宗在位未久而杞已得以私意殺大臣異時失國奔播之禍於此可占矣

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

不攬權自寬大

以爲有貞觀之風。及杞爲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臣按：姦臣欲盜國柄，必眡人君意嚮而迎合之。杞知德宗性多忌克，故惑之以疑似，而道之以嚴刻。德宗喜其能合己意，於是信之篤，任之專，而羣臣莫能間矣。

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朱泚鎮之。杞忌張鎰忠直，鎰同爲相者。爲上所重，欲出之于外，已得專總朝

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按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

下必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算。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中外，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鎰至鳳翔，未幾爲泚將李楚琳所殺。

臣按：姦臣專國，必先以術去同列之異意者。故杞先逐揚炎，繼黜張鎰。炎不足道也，鎰暴忠王室，魁然有宰相器。杞以其爲上所親愛，思所以間之。會隴右用兵，卽自請行。德宗不可，然後薦鎰。夫所以先自請行者，欲以嘗帝意也。儻德宗卽從其請，則其術窮矣。然杞揣帝以其貌寢，不

謀定而後
言始不止
此

足以威服諸將必不使之往也。當是時惟鑑與
已竝相。既不遣杞則遣鑑無疑矣。此杞之狡謀。
德宗蓋墮其中而不知者也。吁。姦邪情狀每每
如此。人主其深察之。

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門薦吏部
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以播為中書侍郎。平章
事。皆決於杞。播但歛衽無所可否。上嘗與宰相論事。
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
謂播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曩者奈何發
口欲言邪。播自是不敢復言。

臣按姦臣專國。必求士大夫柔懦緘默易制者。
為已之貳。然後權一出于已。而莫與爭。霍光之
用楊敞。李林甫之用陳希烈是也。彼其人品素
下。何敢以廊廟自期。一旦為權臣引拔至此。方
銜恩思報之不暇。其安有所同異乎。杞之用關
播。意蓋如此。近世蔡京。秦檜。韓侂胄之徒。亦倣
此術。故能久專國政。人主不可以不察。

李希烈反。上問計于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奉宣
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

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詔下。舉朝失色。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真卿至許州。為希烈所留。真卿叱責之。竟為所殺。

禮部尚書李揆有才略。杞惡之。以為八蕃會盟使。揆言臣不憚遠行。恐死于道路。不能達詔命。上謂之惻然。杞曰。使遠夷非諳練朝廷故事者不可。且揆行則自今年少於揆者。不敢辭遠使矣。揆卒于路。

臣按真卿忠鯁老臣。著節累朝。揆之名望。亦為當時所重。杞皆以術排之。遣真卿使希烈。為所殺。遣揆使吐蕃。亦死于行。蓋皆用陽譽陰擠。

之謀。而德宗不能察也。然惟德宗自無愛憎忠賢之心。是以盧杞得行其排陷忠良之計。豈獨杞之罪哉。

涇師亂

涇原兵亂。犯關。擁朱泚為王。泚遂稱帝。

帝出奉天

奉天城名

杞從李

懷光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翊趙贊

二人皆杞黨。翊為京兆尹。贊判度支。

二人皆杞

重。而京兆刻軍賜。宜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譎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之破膽。今因其威。而一舉而定。若許來朝。則犒賜留連。賊得裒整殘餘。為完守計。圖

之實難。不如乘勝便平京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有大功。為姦臣沮間。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有議譁沸。皆指目杞。帝始悟。貶為新州司馬。

臣按。蘇軾嘗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恐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臣謂懷光千里勤王。克戡大難。乃不得一見天子。蓋事理之必不可者。而德宗惑于杞言。不使入朝。

蓋以乘勝滅賊之說。中帝之欲。故也。於是懷光變忠為逆。與泚交通。乘輿復有蜀道之幸矣。姦邪誤國。一至於此。由德宗不明之罪也。

貞元中。帝從容與李泌時為相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為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又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也。

臣按。盧杞之姦邪。蘊於心者。固未易測。而見于

事者亦可知矣。忠賢如張鑑、顏真卿而陷之，死地凶逆如朱泚而保其不反，有功如李懷光而激之使亂，天下之人所以皆知其姦邪也。而德宗獨不知之，善乎李泌之對也。夫為姦邪而人主覺之，則其術亦淺矣。惟天下之人皆知而人主獨墮其術中而不知，則其蔽蒙眩惑必有甚。工且密者，然求其所以然，則亦言無不從而已。夫言無不從者，姦臣鈎其君之餌也。人主樂其餌之甘而忘其鈎之害，則亦必亡而已矣。

穆宗時，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守澄宦官之用事者

宰相惟不與吏部事則能平章與兵部事則能平章兵部故以事權還六部以公論還臺諫正以大權還君父也

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嘗排抑之。逢吉患之，而待遇方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宜在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各令自叙其事，乃深悟，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兵部侍郎。敬宗立，逢吉又誣紳將不利于上，貶端州司馬。臣按逢吉之薦李紳，亦猶賈克之薦任愷也。蓋學士在唐最為親近，有內相之名。中丞雖風憲之長，而非密近之地。去內廷而任外司，則逐之

也易矣。又紳與韓愈皆有剛直名。以一事中二人逢吉之術。蓋甚巧也。而穆宗之昏庸。乃能察之。延問本末。而二人復留。問之為益。蓋如此。近世言官。事之忤宰相者。多以美職遷之。若中丞之于六曹尚書。諫議侍御之于侍郎。司諫正言之于起居郎舍人。殿中監察之于列寺卿少。其位則遷。而其權則貶。名曰優之。而實抑之。一言職。或黜或逐。無不可者。故為言職者。往往自結於宰相。以取要官。人主不可不察也。

李訓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鄭注佐昭義府。訓往

見相得甚歡。注介之。謁王守澄。中人用守澄善遇之。

并薦訓注于帝。文宗也訓持詭辨。激昂可聽。善鈞揣人

主意。帝見其言縱橫。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

比。進翰林學士。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訓本挾奇進

及大權在已。銳意去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

欲。挾注相朋比。務恩復讎。不踰月。同平章事。每進見

他宰相避位。天子傾意。宦官衛兵皆懼。迎拜。天下

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

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多藝詭譎陰狡。億撰人度隱

去惡二
賜入

李愬薦之王守澄。守澄薦注。召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遷太僕卿兼御史大夫。天資貪吝。既藉權寵。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險人躁夫有所干請。日走其門。李訓既附注。進。于是兩人權震天下矣。俄擢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乘是進退士大夫。撓駝朝法。衆策其必亂。未幾。訓等偽稱甘露降金吾左仗樹。命中尉仇士良往視。因欲誅之。事敗。皆族誅之。史臣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文

不識人倫
有何奇才

宗與宰相鄭覃稱訓稟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李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豎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此物最宜
格亦易格

臣按漢高帝稱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訓注以陰狡之資。濟之以瀾翻之辯。文宗不察。目為奇材。倚之以就大事。其與高帝之任周勃異矣。宜其敗也。是以沾沾自喜之徒。喋喋多

大學後集 卷二十一
言之輩明主遠諸

武宗立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

士良內臣自憲

宗世用事至是五朝

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

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它事然後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范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已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為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耳目足以蕩君心哉或殖貨利或治

宮室或開邊境隨其君之所好皆以竊權寵也

臣按祖禹之論善矣然士良所謂可以得志者則未然也夫人主修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艸木亦皆得所况左右之臣其有不得所者乎人主德不脩學不講則天下亂昆蟲艸木亦皆失所况左右之臣其有得所者乎故秦室危而斯高修漢業壞而張趙誅趙忠張讓士良小人但知以竊權固寵為榮而不知國敗家亡則權寵亦無自保之理故士良用事五朝身雖幸免而破家之禍卒貽於身後曷若馬存亮輩不貪權不溢

寵為能保其身哉。然士良之言。自古姦臣之所未道。為人主者。宜寫此一通。置之坐側。必近儒生。必親經史。則奢靡之不能惑。姦佞之不能蔽也。必矣。否則有不為士良輩所愚者。

崔胤喜陰計。附離權強。其外自處若簡重。而中險譎

可畏。昭宗用為平章事。素厚朱全忠。

全忠。即朱溫。本黃巢之將。後降。

以為節度使。

委心結之。陰為全忠地。俾擅兵四討。數為全

忠畫醜計。先是全忠雖據河南。顧強諸侯相持。未敢移國。及胤與相結。得梯其禍。取劫權。以成強大。終亾天下。胤亦身屠家滅。時有崔昭緯者。亦相昭宗。密結

中人。外連強諸侯。制天子。以固其權。後誅死。又有柳

璨者。為相。挾全忠為重。會彗星出太微文昌間。占者

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璨乃手疏所仇媚

者。若獨孤損等三十餘人。皆誅死。天下以為冤。後全

忠急於九錫。疑璨沮已。殺之。唐史姦臣傳贊曰。木將

壞。蟲實生之。國將亡。妖實產之。故三宰嘯凶。牝奪晨

三宰。謂李勣。許敬宗。李義府。皆勸高宗立武后也。

林甫將蕃黃屋。奔鬼質。敗

謀興元。蹙

謂盧杞也。

崔柳倒持李宗覆

謂崔嗣柳。璨也。

嗚呼。有天

下者可不戒哉。

臣按姦賊之臣。大抵有所挾。然後得肆其惡。若

許敬宗李義府則挾賊后以制其君而武氏因之以移國崔嗣柳璨則挾賊臣以脅其君而朱溫因之以篡位嗚呼可畏也哉近世有歸自北庭而主和戎之議者則于誓書明言毋得擅易宰相此又挾讎怨以要其君也屬時清明能專政而不能竊國然其情狀實聖朝之姦賊故併著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詩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匪降自天 孽災也 疇 音樽 沓背憎 職競由人 下民之孽 孽聚也

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臣按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而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橋也音舉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艷妻處中以爲之主

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噂沓背憎四字耳而於讒人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不三復哉

小弁音盤

大夫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太子幽王之太子宜曰也

其七章曰君子信讒如或酬之

酬請酢之義也

君子不惠不

舒究之

舒緩也究察也

臣按傳稱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曰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曰將殺之故太子之傳爲此詩以刺王也父子天性之恩太子天下之本幽王一聽褒姒之讒如受獻酬之爵得

則飲之曾不少拒。夫讒者之言驟而聽之則不能無惑。徐而察之則可得其情。幽王惟無愛子之心。故一聞讒言不復舒緩以究其實。而遽加放逐焉。此太子所以不能自明也。雖然褒姒亦豈能自爲讒哉。國語謂褒姒有寵於是乎與。虢石父比而逐。宜曰。虢石父者。讒諂面從之人也。幽王立之以爲卿士。聘后棄而內妾立。庶孽寵而嫡長危。皆石父實爲之也。卒使申侯銜忿以召戎。幽王死。褒姒虜。宜曰。雖立而周東遷矣。讒人之害至于如此。可不監哉。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其二章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僭側陰切。涵容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遄速也。沮止也。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祉猶喜也。已亦止也。

臣按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于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矣。僭始之僭。與譖同。譖者讒之初。讒者譖之極。方譖之始。涵容之而不辨。則亂生。及讒之進。又信之而不辨。則亂成。必也。聞讒而怒。聞善而喜。好惡明白。斷決不疑。則亂爲之止矣。

故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又按此詩凡六章。皆斥讒人之害。而三章有曰。盜言孔甘。孔甚也。亂是用餽。餽進也。五章有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蓋讒夫小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然。惟其言之甘。故聽者嗜之而不厭。此亂之所由以進也。儉巧之言。悅可人意。如笙簧然。使其知媿。則不為矣。惟其顏之厚。是以為之而不耻也。人君之于聽言。知其為盜。則謹防之。知其為巧。則深遠之。夫然後讒夫不得而昌。君子得以自立。此詩人垂戒之指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

暴蘇皆畿內國名。

暴公為卿士而譖

蘇公焉。其卒章曰。為鬼為蜮。

蜮。短狐也。所謂含沙射影者。

則不可

得有覩面目。

覩。面目人之貌。

視人罔極。

臣按此深嫉讒者之辭也。鬼蜮害人而不可見。讒者藏形匿迹。使人受禍而不知。猶鬼蜮然。我雖不汝見。汝有面目與人相視。無有窮極。獨能安之而不媿乎。夫小人之為讒。豈復有媿于面目。而詩人猶以此望之。厚之至也。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內臣。巷伯。寺人之長。

也。長。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彼譖人者。

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張大貌。南箕箕宿。彼譖人

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往來貌。翩翩也。慎爾

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喜也。勞人艸艸。艸艸憂也。

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也。彼譖人者。誰適

與謀。此二句疑衍文。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投棄也。畀與也。豺惡獸。虎猛獸。

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也。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昊昊天也。楊

園之道。猗于畝丘。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孟子。作為此

詩。寺人字孟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臣按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之

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

諸詩。皆為此作。夫為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

刺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者獲售。受此責者。非

王而誰。首章以貝錦為比。蓋讒者織組人罪。如

錦工之為錦也。錦成而文采可玩。猶讒成而文

理可聽也。彼譖人者。無乃太甚乎。二章以南箕

為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蓋讒者之

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為是乎。

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者。口

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人

雖疾之而猶戒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
 信矣汝譖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譖汝而還自反
 矣五章則以驕人譖行而自喜勞人遇譖而深
 憂呼天而愬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
 情之哀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
 欲取譖人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
 之北方陰寒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于
 天而制其罪焉蓋譖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
 亦甚舜之治四凶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魍魅而
 大學於不仁之人欲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

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文言楊園下地而其道
 可至于高丘以喻寺人卑者而譖言先及焉且
 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諸詩皆為讒而作
 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其全以為來者
 之鑒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營營青蠅止于樊營營往來貌樊藩也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豈弟樂也營營青蠅止于棘棘木之有刺者

營營青蠅止于榛榛木之為藩也營營青蠅止于榛構猶合也合

臣按青蠅之為物出於汙穢之中而貪嗜食飲

豈弟之心
 太過而讒
 亦入之君
 子夫夫

常譁然杯案間以敗人之酒醪羹藪世之小人
行汙而逐利以傷人害物實似之營營者既侔
其狀又象其聲也蠅之飛或往或來若有所營
而聲又營營不已以喻讒邪之人朝夕經營欲
陷害人而言出于口亦營營然不息也詩人妙
體物情故形容如此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者
欲其棲泊于外母入人堂室以汙物亦猶讒邪
之人宜屏之於外母在朝廷以傷善良也自管
不惟狂暴之君信讒害政雖慈祥樂易之君一
惟讒言是信亦能變移心志如成王疑周公是

也成王豈非樂易之資哉始爲管蔡流言所入
幾至猜阻賴天動威而後悔故曰豈弟君子無
信讒言也讒人之情志在傷善無有窮也故家
有讒則家亂國有讒則國亂管蔡流言而四國
不靖乃其驗也故曰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末章
又指實事而言二人者當時被讒之人也讒人
之爲讒皆架虛造端如匠者湊合材木以成室
二人本無罪而讒者巧成其罪故曰讒人罔極
構我二人痛其爲害之無已也巷伯青蠅二詩
摹寫讒人之情狀幾無餘蘊爲人君者其三復

之。

晉獻公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生重耳、夷吾。晉

伐驪戎，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

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梁，姓也。五，名也。在門

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曲沃，晉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蒲，屈皆邑名。君之疆也，不可以無

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

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

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俱，謂同聲而言。狄之廣莫，於晉

為都。蒲，屈本狄地名。遣二公子往都之。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啓，開也。

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唯二姬

子在絳。絳，晉國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

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墾傷晉室。如耦耕之墾土。○左傳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旁淫曰通。驪姬問曰：吾欲

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于申生。其為

人，小心精潔，精潔易辱，甚精必愚。是故先施讒于申

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仁而彊，

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故而行彊于君。謂申

生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加於君，謂弑君也。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

一 檢邪岡上之情

夫豈惠於民而不惠於父乎。驪姬曰。爲仁與爲國不
待此偏強之論
 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
 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公懼
 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
 其欲。乃釋君。公曰。不可。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
 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爾勿憂。
 吾將圖之。驪姬曰。臯落翟之苛。我邊鄙。君盍使之伐
 翟。以觀其果于衆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罪。可也。若勝
 翟。則喜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故使申
 生伐東山。東山。臯落氏也。申生敗翟而反。讒言益起。驪姬曰。

勝亦死敗亦死

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得衆衆弗利。焉能
 勝翟。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
 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
 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
 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姬許諾。乃具
 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
 吾。吾讀如魚魚魚者。游泳自得之意。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音鬱。木茂貌。
 已。獨集于枯。此譏里克不能擇所依。不如鳥鳥。里木而棲之。吾吾自得也。里克
 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
 可不謂苑乎。此謂驪姬母子。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諂。可不謂

枯乎。此指申生母子。里克曰。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曰。然。

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秉

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者。執持之意。言扶助君以殺太子也。通復故交。

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

○國語

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中大夫。即里克也。克既許以中立。即是成其殺

太子之謀也。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

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田。畋獵也。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墳。地裂也。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

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太子曰。君

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

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是由吾使然也。曰。子其行矣。行謂出奔。太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

月。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

吾奔屈。

臣按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

子之情。日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

之。然後譖愬可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使說獻

公。出三子于外。此離之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

大。學。行。義。卷。二十一。檢。邪。罔。上。之。情。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得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啗之
 且爲之辭發諸歌詠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
 悅而從之三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
 謀作難之先後優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
 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
 人惜名顧行惟恐點汙故曰易辱以節自勵不
 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惟其精潔也故一辱
 以弑君之名則必以死自明而後已臣前論石
 顯之陷蕭望之其情亦然夫必須鈍無耻沉鷲
 有謀之人則雖辱之而不動淮陰少年嘗辱韓

殺太子用
 其精潔劫
 獻公用其
 剛猛

信矣信寧甘俛出跨下之耻不歿也諸葛亮嘗
 辱司馬懿矣懿寧得畏蜀如虎之謂不戰也若
 申生則輕死重名不能如信懿之忍可以術激
 之而使歿故優施欲先陷焉然恐獻公未忍果
 於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危言動之謂申生有
 將爲逆之意自請先死公懼而謀之則又勸授
 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滅霍魏虢
 虞諸國以一其封雖齊桓久主夏盟未嘗一
 之屈而肯爲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
 矣然猶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

檢邪罔上之情

此中立調
得罪不容
于死也

大學後章 卷二十一
焉勝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
生至是無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大臣或守正力
爭。則公之意未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往飲里
克。而諷其附麗之計。鳥鳥之歌。亦猶二五晉都
之歌也。詩歌于人。最爲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
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則殺嫡立庶之謀
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胙之詐。最爲易
辨。而不復辨。申生之仁。恐傷君意。又不忍自辨。
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奔。無不如優施
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奚齊立。里克弑之。卓子

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
之亂垂二十年。由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
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曰。况驪姬有
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
家之本也。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一 終

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宋 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太子各座

宋平 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 享楚客也 公使往

使太子 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也女音汝 對曰

小人之事君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二心乎。臣請往也。至則飲用牲加書徵。詐作盟處為太

子反證驗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

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

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平公夫人左師向戌皆惡太子則皆曰。固聞

之。公囚太子。乃縊而死。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

臣按甚矣。宋平公之闇也。初伊戾之請從太子

以享客也。公固知太子之惡之矣。及設詐以陷

太子。乃信之而不疑。夫飲牲加書。誰不能為。平

公聞之。逆折其姦而戮之上也。徐究其妄而罪

之。次也。乃遽用其言以囚太子。使不得自直而

歿。太子君之貳也。而輕之若是。可乎。後雖能烹

讒者。亦無益矣。詩所謂君子不惠。不舒究之。殆

是之類歟。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于平公太子佐惡之。瘞既死佐為太子華合

比曰。我殺之。欲殺寺人柳以媚太子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詐為

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前奔衛既盟于

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臣按坎牲埋書。伊戾以之誣太子。瘞矣。寺人柳

又用之以誣華合比焉。使三尺童子。嘗誤聽于

前。猶必省悟于後。而平公又信之。以逐合比。區

區小數隨用輒驗。非為讒者之工。乃聽者之不聰也。我朝仁宗時。元昊撓邊。邊臣有欲間其驍將者。乃陳牲酒於野。若聞其將之死而祭之者。祝辭具述交通之由。而悼其不遂。元昊邏者至。則委而去之。是亦坎牲加書之類。其術至淺也。元昊黠虜。且墮吾邊。臣之計。疑其將而殺之。况平公乎。臣故併著之以明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略同。人主皆不可以弗察也。

楚子之在蔡也。楚平王也。為太子時。往聘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父。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

譖諸王。曰。建可室矣。室。妻也。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

勸王取之。逆。迎也。勸。平王自娶秦女。楚夫人嬴氏至自秦。王自取之。故稱

人。無極言于楚子曰。晉之伯也。邇于諸夏。而楚僻陋。

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城父。邑名。以通北

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

城父。明年。無極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

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亦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

信于讒。王執伍奢。太子建奔宋。

臣按費無極以無寵之故而譖太子。其始則勸平王為納室焉。既娶秦女矣。又勸王自納焉。父

子之疑隙既開。又勸王大城城。父而寘太子以通北方焉。此即驪姬二五出申生居曲沃之故。智也。父子之執隔而情不通。且其居近北方。可以交通齊魯。於是以叛譖之。而併及伍奢焉。其搖之有漸。其發之有機。平王之心往往以為忠於已。而不知奪子之室。曾鳥獸之不如。無罪殺子。又虎狼之弗若。皆無極實陷之也。伍奢既死。子員奔吳。卒啓異時入郢之禍。昭王出走。楚國幾亡。又無極實基之也。嗚呼。讒人之患一至此哉。

楚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謂二人相比附而忘疾郤宛也令尹子常賄而信讒。

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字又

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

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

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也取

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

子惡將為子不利。言欲害也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郢將師而告之。遂攻郤

氏且藝之子惡自殺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

其弟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之黨

楚卻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

也謗沈尹戌言于子常曰沈尹戌楚夫左尹宛與中

既尹陽令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毀至于今未

止夫無極楚之讒人也人莫不知喪太子建殺連尹

奢連尹官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屏蔽不然平王

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楚二先君無不及者所以不獲諸

侯邇無極也邇親近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

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吳新有君光新疆場日駭

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瓦子常名

敢不良圖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臣按費無極之陷卻宛也豈不冤哉卻宛未嘗

欲飲子常子常未嘗欲就卻氏以飲也鑿空造

端締怨梯禍既勸以甲兵獻于常又從而讒之

帷兵在門有實可驗子常安得而不信諸三族

無罪而誅由無極一言以陷之也嗚呼酷哉善

乎沈尹戌之言也曰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夫

人君之耳目本自聰明。讒人翳之。於是耳不得聞天下之利害。目不得覩天下之是非。塊然孤立。若聾瞽然。斯語也。豈獨爲無極哉。古今讒人之害。此一語足以蔽之矣。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伐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差立。習戰射。敗越于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人能辛_耐。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嚭既數受越賂。日夜爲言。而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乎。讒臣嚭爲

亂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乃自剄。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也。華囊也。浮之江。吳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臣按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差也，欲專意于越而後齊。金石之忠，著龜之智，未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為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胥之辭，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為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于其

君，果可誅乎？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蓋勞不怨，其常也。至于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察，則或呼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祇所以為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有之，亦必為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其深察之。

衛侯占夢嬖人以能占夢見愛求酒于大叔僖子僖子太叔遺不

得與十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

害託占夢而言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臣按大臣重任也卜夢賤工也以大臣之重而為賤工者私求弗獲假卜夢以傾之足以知衛侯之不明也其後漢孝武時丘子明之屬以卜筮射蠱因云行誅恣意所為以破滅聞者不可勝數近世亦有郭天信之流受賂薦人至于鄉相蓋其託卜筮也若出于無心而不知其實有心也嗚呼戒哉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倉君之說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

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

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

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臣按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

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母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真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人主之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父母有所薄厚由其貧富不同爾夫喪禮稱家之有無孟子前貧後富故治喪之厚薄視其力焉正所謂義也烏得謂之喻哉樂正子之辨甚明而終不能回平公之惑者以臧倉之言先入故也小人誣善之辭豈不可畏

也哉

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悅公孫開齊人謂鄒忌曰

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君之功也戰不勝田忌不

進無功不進用也戰而不死曲撓而誅曲撓謂師不直前而敗漢法逗撓有誅

鄒忌以為然乃說王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鄒忌以

告公孫開開乃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

也吾三戰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吉否大事謂反叛也卜

者出因令人捕卜者驗其辭于王前田忌遂走

臣按公孫開此謀可謂淺矣豈有謀畔其君而

卜于市者哉威王明主也儻田忌出而與辨其

事必直而鄒忌屈矣。何走之遽邪。夫讒巧多端。惟以理察之。則其誣可以坐照。不然。未有不墮其欺者。

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數破走秦軍。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蔥與顏聚代將。殺牧。廢尚。後五月翦擊破趙虜王遷。

臣按郭開受秦金而讒李牧。卒以亾趙。蓋由有讒邪嗜利之臣。然後敵間得行。兵法之所謂內

間也。人主不察。鮮不墮其機者。

屈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記。明於治

亂。嫺於辭令。

嫺音閑。習也。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臣按楚懷王之於屈平。知其賢而任之矣。一聞上官大夫之讒。遽怒而疏之。何耶。人君之患。莫大於與臣下爭能。方王之使平草憲令也。意必假手於平。而俟其成。以為已出。上官大夫窺見此指。故讒之于王。謂平以此矜衆而伐功。是正觸王之所忌也。平之見疏也。宜哉。大抵姦人之欲激怒其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以王之所忌而激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免于讒賊之害乎。

漢武帝時顏異以廉直至九卿。上與御史大夫張湯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非謂非毀時政也。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比則例也。言自是遂為例也。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臣按胡寅曰。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

奏以觀其言。明試以考其功。庶幾乎盡之。而大
 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今乃探其
 心腹之隱而罪之。夫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
 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悖父。指忠臣
 曰。爾欲背君。指廉士曰。爾欲穿窬。指義士曰。爾
 欲為盜賊。爾雖未言。未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
 凡所惡者。孰不可殺邪。夫管蔡將叛。周公不知。
 而張湯乃能隔皮肉骨血。見人順逆之情。吁亦
 異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于宰予曰。吾
 聽其言而觀其行。雖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

立逆揆臆度之法。後之人臣。不幸有遭腹誹之
 讒者。明主其尚察之。

漢武帝天漢末。天漢年號也。趙人江充為趙敬肅王客。得

罪于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
 召充入見。竒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
 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
 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
 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充
 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
 師。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衛后所生及長。仁恕
 溫謹。上嫌其才能少不類已。而所幸王夫人等皆生
 子。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每行幸。以
 後事付太子。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凡目也上亦無異。有
 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
 反。反音翻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羣臣寬厚
 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
 太子譽少而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
 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
 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

等常微伺太子過失。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常
 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默然。及太子至。上察
 其貌有泣涕處。而佯語笑。上恠之。微問知其情。乃誅
 融。是時方士及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女巫
 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
 忌更相告託。上怒。所殺宮人。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
 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
 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有隙。
 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
 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使人入宮

掘地求蠱克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不道當奏聞。少傅石德懼并誅。因謂太子曰。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有線之言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克等繫獄。窮治其姦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與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之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德計。收捕克等。自臨斬之。使舍人持節白皇后。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心懼。

又忿克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引兵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太子兵敗出。出。東至湖。慝泉鳩里主人家。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并遇害。後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上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教我。立拜千秋為大鴻臚。而族滅江克家。

大學後集卷之三十三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于湖。天下聞而寬之。

臣按戾園之禍。由江充之讒。是則然矣。而所以致江充之讒者。其失有四焉。方太子之生也。武帝甚愛之。迨其後也。後宮嬖幸多。王夫人等皆生子。皇后太子寵寢衰。於是用法大臣毀之。黃門小臣又毀之。其卒也。江充與巫蠱事陷之。以死。大抵讒人之爲讒。必先窺伺上意。上意所嚮。讒人亦嚮之。上意所背。讒人亦背之。惟帝之于太子。眷意先有所移。然後臣下從風而靡。其失

一也。當蘇文之譖也。帝當考覈其實。有則太子譴。無則蘇文誅。二者必居一于此。顧乃泯焉不問。遽增太子宫人。以媿之。是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矣。自今小人爲讒者。誰復忌憚其失二也。太子無它職。問安視膳而已。父子之親。豈容一日不相接哉。自衛后之寵衰。太子希得進見。方常融之譖。猶能微察其情。爲之誅融。蓋父子之情。未盡隔塞故也。其後帝幸甘泉。而太子不從。家吏請問。而帝不之報。父子之間。乖隔至此。欲無讒間之入。得乎其失三也。江充以告趙太

內多欲而
外施仁義
至此九驗

子陰事而得幸。是其傾險有素。又嘗以太子家
使車馬屬吏而白奏焉。是其仇憾有素。帝治巫
蠱之獄。不屬之它人。而屬之克。以傾險之人。挾
仇憾之意。則其致螫于太子。必矣。而帝曾不之
察。是假以斧斤。而使之戕伐國本。其失四也。雖
然。四者其事爾。而本原實出于一心。帝惟其多
欲也。故寵嬖盛。而庶孽蕃。愛憎之意。既形。儲副
之位。安得而定。惟其多惑也。故溺于方士巫覡
之說。精神意慮。久已昏亂。及年老氣憊。百邪乘
之。于是妖言煽于外。妖夢感于內。巫蠱之事。由

此而起。使其以董仲舒正心之言。銘諸盤杆。朝
夕是戒。顧安有是哉。江充讒賊小人。其情無足
論者。獨推原武帝之失。以儆來者云。

漢哀帝時中山王箕子

中山國名箕子王名

有青病

妖病也

祖母

馮太后

馮太后中山王母漢制諸侯王母祖母亦稱太后

自養親數為禱祠

解

解猶人言賽謝也

上遣謁者張由將醫治之

謁者官名

由素有

狂易病

所謂病風喪心也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擅去狀

尚書官名責其何故擅去令其書于簿也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

祝誣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竝事元帝追怨

之因是遣御史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治

之受傳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王乃
 飲藥自殺。宜鄉侯參等死者十七人。參馮太后弟。張
 中山王舅。由以先告封侯。史臣班固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
 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
 卒死于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
 而然。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臣按張由祝詛之譖。特欲以自解其將命擅去
 之罪耳。使哀帝能遣外朝臣之知夫體者。訊之
 則其誣立見矣。而傳太后乃以宿怨諭意指以
 成其獄。使馮氏之門無罪而死者十七人。而誣

告者乃有封侯之賞。是時漢祚垂亡。君德不競
 而。母后以私意殺諸侯王之祖母。與外戚之賢
 者。未幾傅氏一門還自及焉。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斯之謂矣。班固之言。至今讀之。猶使人隕涕
 也。

漢安帝時。楊震為太尉。時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女
 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中常侍樊豐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又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各
 起園宅。廬觀役費無數。震數上疏切諫。帝不平之。而
 豐等皆側目。憤怨。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

復用怨望之術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震復上書救之帝不省竟誅騰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帝遣使者收震印綬豐等復譖之詔遣還本郡震行至城西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醜卒

臣按樊豐之譖揚震曰怨懟亦猶石顯之譖蕭望之曰怨望也怨在心未形于事未露于言顯與豐局從知之亦何異張湯之譖顏異曰腹誹也揆腹心之隱而加人以曖昧之罪非遇至明

之主其誰能辨之然則其果難辨歟曰特患人主無意耳儻有意焉何患其難辨曰爾之言彼曰怨望以何事知之為之有何迹覩之有何人則有無虛實亦可以坐判矣猶聽訟焉彼曲也以何事而見其曲彼直也以何事而見其直未有指心腹未形者而可以蔽其辭也雖然聽訟不若無訟辨讒不若無讒使為人上者心正意誠私邪不能蔽公聽竝觀信任無所倚則魑魅讐於雷霆雨雪消於見睨雖有善為讒者且不敢為矣此人主

守約之方也。

漢質帝即位。梁太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固為太尉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共作飛章。誣奏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夫子罪莫大于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罪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冀等置毒以進。帝崩。固請立長君。冀不從。策免固殺之。

臣按李固陪輔初政。斥惡黨。清濫官。正其宜也。而讒者乃以違矯舊政為言。夫父之道有不待三年而改者。臣嘗論之于前矣。必曰斥惡黨。清濫官。為違矯舊政。則四凶在朝。堯未及去。而舜去之。毋亦違堯之政邪。自梁冀之黨。以是譖固。至我朝。司馬光輔宣仁。更王安石等所創新法。而熙豐小人亦以是譖光。其後紹述之論。與卒為宗社之禍。吁可不戒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二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晉武帝時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勗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諸

不過誣善
之人其辭
亦何難格
哉

請張爲幼
要亦易破

軍事。華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統
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
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
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
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
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
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
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構凶
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
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

既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
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統因屏左右而言曰。
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
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臣按伐吳之役。華實主之。而馮統荀勗。則附賈
充。以沮其議者也。平吳之後。統等不知自媿。乃
反加讒疾焉。觀其言於武帝者。援據古今。從容
近理。人主聽之。安得不爲之動。其實則誣善之
巧辭。蔽賢之邪說也。詩人之所謂貝錦者。殆此
類邪。人主於此。尤不可以不察。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統揚珧皆惡之。統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爲然。詔大司馬以爲都督。青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爲攸至親盛德。宜贊皇朝。與聞政事。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於是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帝並不從。帝命太常議寵錫齊王之物。博士庾粲等七人表稱王不宜出外。事過博士祭酒。

曹志。志乃奏當如博士議。帝覽之大怒。免志官。粲等皆付廷尉科罪。攸辭數日。歐血薨。初帝愛攸甚篤。爲荀馮等所構。欲爲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臣按武帝之於齊王攸。蓋嘗受太后遺命。俾友愛之。以介弟之親。太母之命。而搖於荀勗馮統之一言。何也。蓋其爲說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斯言一入。武帝友愛之心。於是轉爲猜忍。臣下雖百喙。其能解。

乎。又其說曰。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
 不可。則臣言驗矣。而詔命既出。舉朝果爭。是乃
 益帝之疑。而實二人之說也。讒邪之徒。巧為錯
 鍵。以固主意。豫設機筭。以待人言。大抵如此。原
 晉之亡。由惠帝以昏庸主。罷賈后以凶險作配
 故也。而二人實主之親賢。莫如齊王攸。忠勲莫
 如張華。而二人實傾之。故史臣譏其援朱均。以
 貳極。煽褒閭。而偶震勗之力也。斃攸安賈。謂賈
 交勗。讐張。心滔楚費。無極也。過踰晉伍。二五也。統之
 罪焉。可謂畧盡二人之情實矣。故併著云。

晉惠帝愍懷太子遹

愍懷

非賈后所生

母曰

后母郭

氏常勸后慈愛太子。后不從。更與賈午等謀害之。又

侍中賈謐驕貴。

午謐皆后戚也。

太子性剛不能假借之。謐譖

於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也。不如

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后納其言。乃宣揚太

子之短布於遠近。太子長子病。太子為禱祀求福。后

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宮。既至。后不見。置于

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

子辭不能舞。逼之。強飲至盡。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

潘岳作書草。令小婢陳福。以紙筆及草稱詔。使書之。

其詞皆凶。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逆今不錄。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適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頡以為宜先簡較傳書者。又請比較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既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尋殺之。

臣按賈謐之譖太子於后也。后信之。以其未有

可廢之罪。故為不臣之語。強使醉而書之。然其迹甚明。其情易察。孰有臣子將為逆於君親。而敢露其手書乎。藉使誠有此書。不知何所從得。太子自發之邪。抑它人發之也。惠帝昏庸。既莫之辨。大臣惟裴頡所請。粗得其要。而亦未能深辨其妄也。遂使儲君被誣。莫能自白。卒寃以死。豈不哀哉。夫事之可驗。莫如手書。而亦有不可盡據者。此類是也。

本朝慶曆中。石介作聖德詩。譽富弼而譏夏竦。竦怨之切骨。則使婢習為介書。既成。則偽作介

與富弼書勸其廢立播之朝野二臣者非遇
仁祖之聖其得免乎

英宗踐位有惡三司使蔡襄而譖之者曰

仁宗選

上爲皇嗣襄嘗沮之也

上頗怒襄大臣歐陽修爲言

陛下嘗見襄書邪抑傳聞之也臣在

先朝有僞爲臣疏請沙汰宦官者欲以激怒左

右

陛下果嘗見書猶當辨其真僞况傳聞乎

英宗於是釋然其後元符小人亦僞爲諫書以
陷鄒浩世降俗末情僞日滋何所不有公私貿
易所憑者契券而巧詐者能爲之况讒人之工
於讒者乎故因愍懷之事併著之以見臣子遇
讒雖有可驗如手書者猶難遽信要必審而覈
之不然將有不獲自明如愍懷者

北齊尚書右僕射祖珽勢傾朝野咸陽王斛律光惡
之見必遥罵珽聞而怨之女侍中陸令萱子穆提婆
常求牧田於帝光又爭之不與由是祖穆皆怨之光
性節儉不好聲色罕接賓客杜絕饋餉不貪權勢每

朝廷會議常獨後言言輒合理行兵營舍未定終不入幕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結髮從軍未嘗敗北深為鄰敵所憚周勳州刺史韋孝寬密為謠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又曰高山不推自崩高齊也姓榭木不扶自舉令謀人傳之於鄴鄴中小兒歌之於路珽因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使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以問珽珽與陸令萱皆曰實聞有之珽因解之曰百升者斛也盲老公謂臣也與國同憂饒舌老母似謂女侍中陸氏也且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威行突厥謠言甚可畏也

遂召光入殺之血流於地刻之跡終不滅周主聞光死為之大赦後六年周滅齊

臣按周之與齊寔為敵國周有韋孝寬齊有斛律光皆名將也然是時周主方明武帝賢能效職齊君昏暴高緯政出多門陸令萱以保母用事於內祖珽以檢邪弄權於外而穆提婆者令萱之子也表裏交煽肆為姦利斛律光以忠勞自奮實深嫉之於是珽與提婆皆切齒之矣韋孝寬之謠所以傾光也傾光所以傾齊也敵國相傾末世常態而珽等又從而傾之是自傾其國

也。光死而周爲之大赦。蓋曰莫予毒也已。讒邪之臣。殺忠良以資敵國。而庸君昏主一不之察。可勝歎哉。光之死。讒六年而周滅齊。非周能滅之。高緯君臣實自滅也。臣前嘗論讒臣之譖。敵國之間。用智畧同。不可不察。此一事而二者俱。故錄之。以爲千載之戒。

得人

唐太宗卽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爲彥博行讓。徵謂令往責。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臣按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之所便也。故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胷中。不爲辨白。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

益大矣。然徵之枉雖直。而左右之為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為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上自製碑文。并為書石。徵嘗薦杜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臣按太宗之於魏徵。可謂極君臣之契矣。及其薨也。所薦之人。適抵罪誅。帝遂以阿黨疑之。疑

情一生。讒者遽乘之而入。謂其錄諫藁以示史官。有賣已直彰君過之意。雖帝之明。不能不為之惑。於是停婚仆碑。而眷寵衰矣。原讒言之所以得入者。由帝心先疑故也。使帝聞讒者之言。召遂良而質之。使誠有邪。遂良固不敢應。若其無邪。遂良亦豈肯厚誣言者之虛實。於是乎不可揜矣。帝乃蓄疑於中。泯默不問。視昔者命溫彥博按驗之時。何其甚異也。使無它日征遼之悔。其尚得為明主乎。帝末年征遼不能成功。甚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

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勞賜其妻子。

唐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未幾罷璟相。

臣按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綱紀。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

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揚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為之。帝雖始初清明。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樂教俗。倡優雜伎。得在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

唐穆宗時弘簡內臣之得幸者。積以此取相位。是不薦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深。計數之巧。

孰此為甚。然此不獨近倖為然。

我朝宣和中。王黼蔡攸以大臣入侍禁中。每因謔浪中人。無不售者。姦讒之技。千古一律。人主

其可以無心聽之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

贄時為相。

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

臣之言。

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末攝冢宰。粲其子也。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

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

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

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

臣按贄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為言。大抵非

實。若人主顯行辨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

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為讒者無

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暗鳴受禍者。此

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它無可紀。然亦循謹恭

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

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

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為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粲等雖幸獲全而德宗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為闇主也

我朝仁皇時宋郊以名儒進用有讒之者曰姓符國號名應郊天郊不自安易名曰庠然仁皇未嘗疑之而不命之相也此其所以為聖君與後之欲聖讒說者其必以仁皇為法

唐敬宗初敬宗穆宗子也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

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非衣裴字也俗以腹

肚為天上有口被驅逐俗以口天為吳字又長安城中有橫巨

六岡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岡諫官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度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未幾以度為司空平章事

臣按緋衣之謠必時人美其平吳元濟之功以俚語歌之亦猶薛仁貴之定天山而有三箭之謠也逢吉等乃用以為謗蓋度自憲宗時已與逢吉相為水火憲宗始初清明銳意討叛則相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度而黜逢吉。及蔡功既成，志漸驕怠，則相逢吉而黜。度正邪之不並立也久矣。既歷三朝，度之勲德愈茂，而羣邪媚疾甚於仇讐。故因其入朝，中以飛謗，而張權輿者又從而詆之。逢吉權輿姦險相濟，所謂八關十六字也。而因謠言以傾大臣，卽祖珽之中斛律光者也。高緯不察，殺光而齊以亾。敬宗察之，相度而唐以末亂。吁！來者其尚鑒茲。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三

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佞幸之臣

齊桓公末，管仲病，公問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官，腐刑也。非人情，難親。管仲

宰相不達于人情而情向身破

死。公用三子。三子專權。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諸大夫也而立公子無詭。宋伐齊。齊人殺無詭。立孝公。孝公卒。公弟潘因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

臣按姦邪小人欲求寵於君。必先有以順適其心。使悅而親之。然後可肆其惡。易牙殺子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子。必能忠於我也。開方背親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私其親。必能忠於我也。豎刁自宮以適君。而威公悅之。蓋曰是不愛其身。必能忠於我也。而不知人之情能愛其所愛。而後能推之。以及其所不

愛。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有子而殺之。有親而背之。有身而自殘之。是於所愛者不之愛焉。能愛其君。於所厚者薄焉。能厚其君。其爲此也。特以順適君心。而求濟所大欲爾。豈其情也哉。昔人有因放麇而知其可以託國者。夫於一麇且不忍。其仁可知。是以可託之國也。威公不察三子之情。廼欲以爲相。管仲言之而不聽。遂授以柄。卒之殺諸大夫。而立公。所不欲立之子者。易牙。豎刁也。殺孝公之子。而立其不當立之弟者。開方也。齊國大亂。垂三十年。前日之適君者。乃

所以為賊君之地與

趙孝成王時客有見王曰世有所謂桑雍者雍與癰同桑中

有蠹見則外癰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曰客所謂

桑雍者便僻音僻左右之人及優愛孺子也優謂倡優

所愛孺子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

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枉法於外矣在猶故日月

暉於外其賊在於內俗謂蟾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

所愛

臣按是時建信君以色寵於王客所謂便僻左右之人與優愛孺子者蓋指建信而言也桑中

有蠹則硯硯之形見於外猶人受病於中而癰

發於外也便僻佞幸之徒密近左右熒惑君心

君心蠹於內則言行之疵政事之失彰灼外著

而不可揜矣夫君德清明則私謁不得入惟夫

沉湎於酒心志昏荒則小人乘之以求所欲既

得之於內則大臣屈法以從之於外矣蓋大臣

之不忠不正者類與近習相表裏故也日月之

明而蟾蜍食之喻人君之明而近幸小人能賊

之皆禍伏於中而不知也常人之情於所增惡

則謹為之防於其所愛則忽焉而莫之備不知

嚴正之語

禍亂之萌。往往自所忽始。齊威能服勁楚。卒之亂齊者。三孺而非楚也。秦皇能陷彊胡。卒之滅秦者。中車府令高而非胡也。蟾蜍食月。古有是言。而月之食。初不由此。言者特借此以覺悟王心。使知近習託身於王。而能禍王。若蟾蜍託身於月。而能食月也。其爲言也。懇至。其引喻也。深切。爲人君者。觀此。可以悚然矣。

漢哀帝時。郎董賢爲人美麗。自喜。帝召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賢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

洗浴。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詔將作爲起大第。木土之功。窮極技巧。下至僮僕。亦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廼其副也。又封賢爲高安侯。後又以爲大司馬衛將軍。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哀帝崩。太后冊免賢。卽日自殺。家屬徙合浦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

臣按漢世佞倖之臣。雖衆。然其窮寵極貴。未有如董賢者。其所以得此於帝者。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而已。是時山崩地動。日食三朝。丞相

王嘉以為寵賢之應。白虹奸日。連陰不雨。司隸鮑宣亦以為寵賢之應。夫人君親一嬖幸之臣。而天為之示戒如此。可不懼哉。嘉之言曰。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宣亦曰。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如此父子。可以終其性命。二臣之言。惓惓懇懇。非獨效忠人主。亦欲保全幸臣。而帝溺於寵愛之私。排忠言而不聽。方且擢賢。以至三公。棟橈鼎覆。曾莫之卹。原帝之意。豈非謂其柔和巧媚。非能為惡。而不知陰忍之資。操權擅事。未有不為害者。漢

業既由此大壞。而賢亦不免於誅。蓋親便嬖而遠仁賢。其禍必至此也。人主其亦懋戒之哉。

漢靈帝時。將作畢圭。靈昆苑。司徒楊賜諫。宜思夏禹卑官之意。以尉下民之勞。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樂松對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敢也。帝悅。遂為之。

臣按楊賜直臣也。引夏禹以諍其君。則靈帝未之信。任芝樂松佞臣也。引文王以諛其君。則信之。蓋苦言難入。而甘言易售故也。夫文王之囿百里。初不經見。而於傳則有之。孟子方欲導齊

王以與民同樂。故其為說也。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至其舉文王之事。以告時君。則曰鰥寡孤獨。謂之窮民。發政施仁。必先四者也。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澤梁無禁。罪人不挈也。文王之愛民如此。故囿雖大而民以為小。此靈帝所問者忠賢。必將曰文王之仁政。陛下能盡行之未邪。如其未也。願姑以愛民為急。而緩其所以自奉者。若是則有益於帝矣。而芝松二臣。乃妄引古義以悅其君。所謂逢君之惡者也。以帝之昏而濟之以二臣之佞。其卒

至禍敗也宜哉。

北齊侍中和士開有寵於齊主湛。姦諂百端。寵愛日隆。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前後賞賜。不可勝紀。嘗謂帝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悅。以官爵財用。等分委大臣。三四月一視朝。須臾復入。唯翫聲色。朝政日紊。

臣按和士開之佞齊主。即趙高李斯蠱二世之術也。斯高以此亡秦。而士開亦以此亡齊。古人

以燕安為鳩毒。飲鳩毒者必死。而溺燕安者必
亾。可不戒哉。

格物而仍
為物所蔽
知未致也
意未深也

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右衛大將軍宇文
士及從旁美嘆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不識佞人為誰。乃今信然。士及謝曰。南衙羣臣面折
廷爭。陛下不得一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
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史臣曰。太宗知士及
之佞。為游言自解。亦不能斥。彼中材之主。求不惑於
佞難哉。

臣按范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子曰。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
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
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
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
戎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
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
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
有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
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
他人乎。古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未必有

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亾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臣謂佞臣之害。祖禹盡之。抑士及之言。有深為人君之鳩毒者。夫盛明之世。忠讜盈朝。言動少差。箴儆隨至。貴為天子。宜若無聊矣。而每措身於至安至榮之地。昏亂之世。諂諛塞耳。窮侈縱欲。下無敢言。貴為天子。宜若適意矣。而每措身於至危至難之中。然則人主將何擇焉。如士及者。亾隋之餘孽。何足多責。所可惜者。太宗知其佞而不知去之。爾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三

辯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聚斂之臣

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利物。故騰踴。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即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

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卿士之戒
不畜也防
其漸也亦
僅免於烹
耳

臣按弘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歛怨於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又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弘羊故智。立市易法。亦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尚以是察之。

唐玄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寢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愁苦之。及融既敗。而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

有事權者稍稍置使以領之。

天寶初。韋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壠。自江淮至京城。民間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陝尉崔成甫著錦半臂。缺胯綠衫。而裼之紅袍首。居前船唱得寶歌。使美婦百人盛飾而和之。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觀者山積。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各其潭曰廣運。

戶部郎中王鉷爲戶口色役使。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探知。上肯。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鉷務割剝以求媚。中外嗟怨。

度支郎中楊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恩幸日隆。八載春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粟帛動以千計。楊釗奏請所在出滯積。變輕資。及徵丁租地稅。皆變布帛輸京師。屢

奏帑藏充羨。古今罕儔。故上率羣臣觀之。賜釧金紫。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釧後更名國忠。事見前。

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釧。是四人者。皆以培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蠹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感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

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騁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釧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

盜臣也。吁可戒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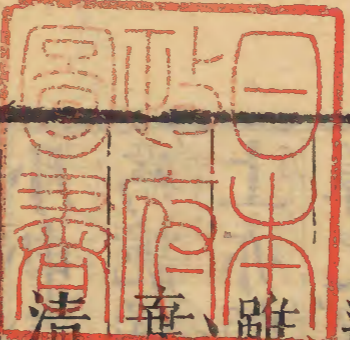
唐德宗貞元八年。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明年奏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庫以掌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徙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上信之以爲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虛費吏人簿書而已。又明年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簡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段疋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卽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奏稱此皆每

此說何爲不行

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上不許。延齡每奏對。恣爲詭譎。皆衆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徒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宰臣陸贄上書極陳其姦詐。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迹其姦蠹。日長月滋。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諮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又曰。昔趙高指鹿爲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爲無。指無爲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未

幾罷贄相。又貶為忠州別駕。其後延齡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

臣按德宗始用盧杞趙贄之徒。創間架陌錢之法。以此致亂。幾於亡國。幸而克復。又惑於延齡之姦。信而用之。迹其欺罔之言。初不難察。以不可索之錢為可索。以見在之錢為羨餘。使帝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立敗矣。左藏雖富。安得有十三萬兩之銀。百萬餘之雜貨。委棄於糞土中。至是始出乎。使帝亦命近臣之公清者審而覈之。則欺罔又敗矣。况是時以職守



相關而證其妄者有人。以宰相而劾其姦者有人。帝皆不之省也。蓋姦人之術。有以蠱蕩其心。而塗其耳目如此。亦可哀矣。以延齡之姦。而帝寵之。至其死也。猶復悼惜。以陸贄之忠。而帝斥之。至于歿身不復收召。范祖禹謂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豈不然哉。
以上論儉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二十四 終

大學衍義

卷二十四

儉邪罔上之情

三

